

席绢 著

席绢 著



席绢作品

豆蔻系列第三辑

火焰解语花

HUOYAN JIEYUHU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火焰解语花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席绢作品
豆蔻系列第三辑

火焰解语花

HUOYAN JIEYU HUA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焰解语花/席绢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0.6(2002.1 重印)

ISBN 7-5399-1465-3

I. 火… II. 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6488 号

书 名	火焰解语花
作 者	席 绢
责任编辑	阡 陌、范 晋
责任校对	荣 华
责任监制	赵光明 胡小河
出版发行	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	南京京新印刷厂
经 销	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6.125
字 数	12 万
版 次	2002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0,02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-5399-1465-3/I·1373
定 价	9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NBAAS8/08



初心

好久了，写作这么些年，已没有勇气扳着手指去计算自己当作者的年资几何，然后洋洋自得于己身依然沉浮于笔耕世界中。

几乎是一整个夏天都窝在鹿港；不意在东摸西摸中，捞出了早期一些残稿以及心情笔记。那些有关于第一本书稿录取前后的记事，看了简直是新奇。因为我早已忘得差不多了。

全心投入创作，始因于母亲子宫长瘤开刀，需要长期静养；身为长女的我责无旁贷地结束台中的工作回去接手家中杂务。寄出稿件后，在等待的时日中，有了一些忐忑的心情。

——始终放不下的就只有“笔”而已；然而“笔”能成就我，或是毁灭我？

——如果写作不是我梦想的归依，那我的人生该往何处找定位，对于除了幻想外一无所有的我而言？

火
焰
解
语
花



——我该相信我果如他人所言，是有才华的吗？

笔记本翻着翻着，呀哈！又是一页足以回忆良久的。

——82.9.22：万盛的项小姐来电，说我的书可以出版！我……我要出书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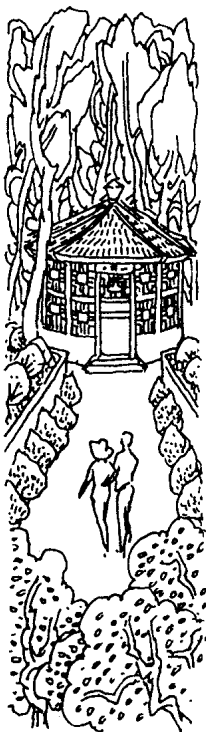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82.9.23：项小姐很客气地邀我有空可以北上到出版社做客。我直接回答：好啊，什么时候？我……会不会……太不客气了？

——82.9.27：我今天去出版社了，也回来了。早就好奇出版社长是个什么样子，今天看到了，很开心，但一时之间理不出感想，只觉得心满意足。

渐渐想起当初的心情了。自回忆中抽回神智，发现自己笑得傻傻的、憨憨的。天哪，我那时怎么会把项姐的客气话当真，并迫不及待地约好时间杀上台北，叨扰了人家一天！比照着听说万盛有诸多作者至今仍未曾踏足出版社一步的情形，我实在太刺刺一点。

在未能以写作养活自己前，我以梦想喂养自己的精神领域，每天每天在笔记本子中记下我脑海浮现的任何一个想法、一个场景，或者纯粹的人物设定、抑或书名。很快乐的因着这些东西去编织美梦，便再也不觉得工作学业足以累垮我。

一直不是天才型的写手，只是你们看不到我跌跤过多少次。我唯一有的就是傲气，有时



显得太过凌人，让人反感。傲气让我鞭策自己，不得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，这样是好的。傲气也让自己反感，开始检讨起自己的言行举止。毕竟年纪增长了，不可能容忍自己没长进的天真，嘿，自然，我也就不是四五年前的我了。



我的父亲与某些师长都曾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骄傲，在我很小的时候。那时只是蹉跎的想：那又如何？至少我没有妨碍到别人。可是当了作者后却有了收敛的自觉。四五年的心情笔记看下来，看到了自己确实在转变，是欣喜的。愈来愈欣赏自己了。

嘿，我想，自恋总比骄傲好上一点点吧？

今日心情挺好，翻着陈年的笔迹，脑中飞过一幕幕往事，再也不介意天气已寒、手脚已冰（反正我是窝在棉被中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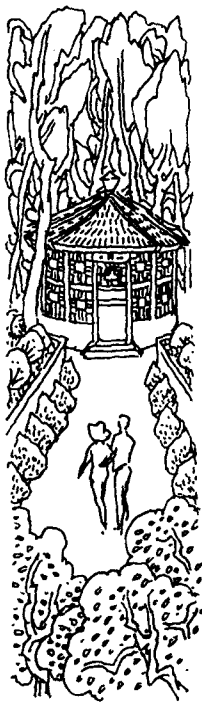
冬天来了，让我们一齐期待春天吧。

明年见。

火
焰
解
语
花



楔子



什么迎新舞会嘛！亏同学口沫横飞地形容着 A 大的舞会一向办得不同凡响，很具水准，害她不小心期待了好几天，结果——哼，一点也不好玩。

花解语红色的高跟鞋站出三七步的架势，并且对着地板打拍子。无聊、闷、烦，想——回——家。

几个据说颇有名气的歌星在台上又唱又跳，企图把气氛炒 High 到最高点。偌大的活动中心靠墙的地方摆了三排长桌，上头摆满了不怎么好喝的饮料，以及不怎么好吃的食物。也不知道是哪个白痴去洽谈的外烩公司，想浪费他们缴的学生会费也不是这么浪费法。害得她连想来大吃一顿的心情也跟着降至冰点。

“花花，你看你看！那个 B 学长很帅对不

对?一手吉他弹得我都快死掉了!”高中同学,如今同校不同系的蔡美美捧着心口低嚷着。



“你死了也好,我会代你告他蓄意谋杀。弹得那么烂也敢上台。你安心地去吧。”花解语向左前方瞪过去一道死光。来会场半小时以来,她最常做的就是向那些不停看向她的色狼送白眼。

讨厌!讨厌!讨厌!

都是老妈啦!干嘛送她这件红得俗毙了的小礼服,活像落翅仔等恩客上门。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笨蛋流着口水死瞪着她看!

“花花,你到底在气什么?该生气的是陈艾佳啦。她一入学就被捧成一年级的第一美女,结果她今天企图穿白色小礼服表现出天使的纯洁,不料被你一身火焰硬比了下去,看来简直像穿了寿衣一样难堪。在系花莅临的会场,却只有你最亮眼,气个屁呀!要是我,早就招来一大群仰慕者跪在我身边舔我的脚趾头。”

“你少恶了。他们根本都在笑我穿得俗气,刚刚还有人要邀我跳舞,幸好被我瞪跑了。拜托,我今天穿这种衣服,要是被男人搂着跳舞不就全被摸光看光了。”花解语脚下的拍子打得益发不耐烦。

蔡美美几乎要笑出声。

红色在别人身上穿来或许俗气,但穿在

火
焰
解
语
花



花解语身上可就再适合不过了。

先别说花解语正好有个火爆性格了；她身材绝佳，凹凸有致，五官精致且立体，天生自然髻的黑发散逸着冶丽的风情，简直是个喷火至极的尤物。现在才十八岁，介于小女孩与小女人之间的心性，不明白她的父母给她生了多么优秀的外表，但再过个几年，她会感激的。

没有人比她更适合穿这种性感又不流于粗俗的衣服了。只不过火爆美人一点也不明白那些男人看她看到脱窗的原因。拜托，几名系花级的人物都投射来嫉妒的死光了。

“美美，我不管，我要回家了，我就知道我老娘送我衣服不安好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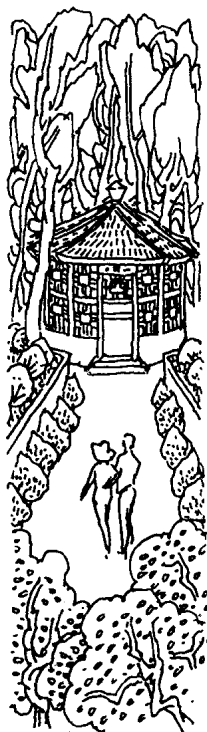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姐，我可以请你——”又一名不相识的路人甲趋身过来地雷区。

“不可以，我很忙。”她瞪了陌生男子一眼，直到将那人瞪到北极去冰着之后，才又对同学道，“我要去夜市吃东西，你要不要去？”

蔡美美挥手。

“才不要，我至少要与五个男人跳过舞才回家。你走开一点，别妨碍了男人看向我的机会。”

“哼。”花解语四下看着比较无人的地域，顺便瞪瞪那些看向她的男人。真讨厌！讨厌！



眼光凌厉地扫过全场，然后如被巨雷劈到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飞快转回到某一名男子身上——一个相同于其他的男人，正在看她的……男人。



她的心口“噗通、噗通”的乱跳了起来，不待大脑理清感觉，便已冲动地往那名男子的方向走去。

那个男人有一双温柔含蓄的眼眸，穿着米白的休闲上衣、灰蓝色长裤，显出他的顾长与气质。

他在看她吗？这个想法让她的心揪乱成一团。他会……觉得她好看吗？还是觉得她很俗气？

不知起于什么原因，她希望他觉得她是美丽的，不然……不然也要他觉得不若她所穿的颜色那么俗气……

“我叫花解语，你呢？”她伸出葱白的玉手，对着斯文俊逸的男人问着。

“贺儒风。”那男子看了她许久，笑了，有丝小心地握住她的手，感觉到她的手有些冰冷。

这时会场又播放一支慢舞曲，许多男男女女皆步入舞池中摆动身躯。

花解语并不知道他对她说了些什么，只瞪大眼睛看着他，心口蹦跳的声音盖过全身知觉所能感受到的声音，她只知道自己一直拉着他，让他轻拥入舞池，让他为她端来食物

火
焰
解
语
花



和饮料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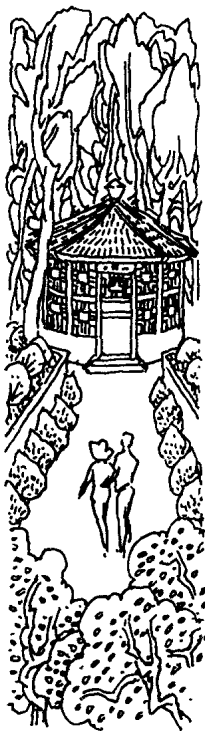
中邪了，她想。

明明是陌生人，而且是她向来讨厌的“臭男人”，为什么居然可以让她忘了一切，只想一直一直看着他呢？

他长得好好看，声音也好好听，看着她的眼光一点也不会让她讨厌，反而当他不看时，她会好失望。这代表什么呢？怎样的感觉会在男女之间造成中邪的模样？

如果那代表爱情……

那她知道这辈子她是爱定这个叫贺儒风的男人了。





A

时针正好指着早晨六点三十分整。

夏末时节，被窝的诱惑力比满汉大餐更强。外头依然毒辣的太阳显然不打算放过台湾这一块小岛，努力地、用力地放送热度，直将温度逼向足以烤蕃薯的三十七度。好不容易才想庆祝夏天过了，冬天应该快到了，但一日热过一日的天候，告诉世人别痴心妄想。太阳依然热情得吓死人哩。

唔……好好睡，好舒适，冷气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……可是她仍是睁开了疲涩的双眼，无神地看着天花板。不是不眷恋诱人的大床，只是梦境干扰得她丝毫不敢恋栈。

微张着眼，习惯性看向床头柜那边的相片来迎接一天的开始。

那张 8×7 吋的相片外框写着：新郎——贺儒风；新娘——花解语。

火
焰
解
语
花



一张过时的结婚照。已然不存在的关系。

她瞪着自己的名字，刻意不让眼光停伫在贺儒风身上再度望成了依恋。花解语，唉，多教人伤心的名字。听起来怪恶一把的名字。当年老娘何忍将之冠用在她身上？并且让名字对她形成一种讽刺。

一般人常会从字面上去幻想有此名的其人。大抵脱不了温柔似水、可人解意，有着秋水盈盈的大眼，是个千依百顺的大美人或清秀佳人……啧啧！

或许是个美人，却永不会是个千依百顺的人种。

她是个火山。正确的封号是烈火美人。惹不得也看不得，若妄想攀折她这朵火焰花，得冒着被烧成灰烬的危险，而且，还不见得追得了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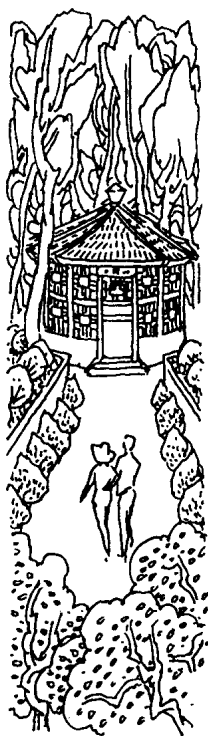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唉……最近这几年她已经改善太多了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多，至少她本人是这么认为。

她不喜欢自己的名字，小时候质问她那同样脾气也称不上温和的母亲，母亲告诉她：

“当年你只有三个选择：花解语、花岗岩、花木兰。要不是你爸爸坚持不起用另外两个，想想你不会叫花解语的下场吧。”另两个名字更可笑。

“呀，起床了？这么早。”

房门倏地被推开，一个年纪约莫六七岁左



右的小女孩左手拿平底锅，右手拿铲子，高举的右腿明白显示出她是怎么“打开”她房门的。



“笨蛋女儿，今天不必拳打脚踢伺候，把你的家伙收回厨房去。”她坐起身，庆幸今天逃过了女儿的茶毒。

女儿叫她起床的方式一点也称不上温柔。

首先，她会将丝被掀开丢在一旁，然后拨数个闹钟由不同方位向她轰炸。在她还慌乱得不分东南西北时，便来一招泰山压顶，扑出她二十多公斤重的身躯，重力加速度般毒杀她羸弱的玉体，蹂躏她、践踏她，直到她拿出白色手帕挥舞投降为止。

当然，女儿还有一大堆把戏可以整人，但花解语通常挨不了两下就挥白旗，颇令女儿兴起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叹。

“妈，醒了就别再赖在床上，吃早餐了。”双手叉腰的小小娃娃俨然是公寓内的户长，对唯一的户兵下令。

“是，是是，马上来，冠群吾儿，请给我一杯热可可，谢谢。”她双手合十，对户长央求着。

“五十块，等会自己存进去。”花冠群指着床头的小丸子扑满说着，然后才神气地退出房间。

这小孩到底像谁呀?! 根本是钱鬼一枚。

花解语认命，找出一枚五十元硬币丢入扑

火
焰
解
语
花



满中,才进入浴室盥洗。

她的女儿叫花冠群。依照花家惯例,小辈总会向长辈抱怨的是自己的名字。花冠群抱怨的是自己名字笔划太多。

花解语唯一的回答是:

“没取你叫花柳病、花心、花生脆瓜什么的,你就该偷笑了。早知道你只想要名字好写,当年应该取你名为花生油的。”

当然,每一次都得到女儿射来的大白眼。她这个为人母的,实在没有半点威严。没有人教她怎么去做一个母亲,而小家伙打从解事以来便掌控起她生活上的一切;自然而然的,就有了这种相处模式。比起一些辛苦的母亲,花解语要付出的反而少了许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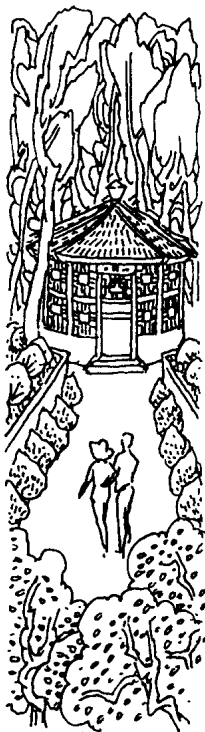
换下睡衣,挑好了上班要穿的套装,不免站立于穿衣镜前,多看了几眼自己。

曾经因生育而大肆走样的身材,也在这几年的操劳中瘦了回来。平坦的小腹看不出生育过的痕迹,但开刀纹可是骗不了人。不过直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亲眼看到她肚子上的纹迹。

耸耸肩,她不以为日后会有哪个男人看到。

“老妈!别告诉我你又睡死了!”门外传来火爆的催促。

“来了啦!”不知道像谁!真是不可爱的小孩。她还以为自己会生下一个贴心的小孩,至



少会有丈夫(前夫)的一半。可惜事与愿违。她生的女儿长得比较像她；长相与头脑像前夫，可是那性子还真只有三个字——别提了。



唯一可堪告慰的是女儿有着聪明的大脑、利落的身手，很懂得打理自己。打她跳级上小学之后，花解语轻松不少。

还没在椅子上坐定哩，女儿已在咋呼：

“妈，快吃，你只剩十五分钟的时间。”

花冠群将夹蛋吐司端到她面前，热可也放置一边。

“谢谢。”她当然只有照做的份。要上学的女儿最大，她怕女儿使泼时的蛮劲。

一边努力地吃，一边听着女儿叨念着要她记得的事：

“明天中午的母姊会无论如何你都要来学校。这是我跳级升上二年级以来第一次母姊会，你不能让我丢脸，听到了没有？”

“听到了，知道了，老佛爷。”她翻白眼，“打从发通知单以来的每一天，你总是不忘轰炸我，我哪敢忘，我敢不去吗？”

花冠群耸肩。

“你记性不好嘛。”表示一切纯属不得已。

母女俩互瞪一眼，便开始了每日复每日必然的忙碌时光。

由此可知，花解语这个母亲完全没有威严到什么地步了。

火
焰
解
语
花



突来的梦境干扰，让尘封的往事全兜上心头。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淡然地看待那段过去，以及那一次失败的婚姻，但心底深处并不愿就此遗忘……

没有办公的心绪，在将一大束讨人厌的紫玫瑰丢到厕所当芳香剂后，她唯一有的动作是支手托腮呆望窗外，活像在思春……唉，多么愁惨的字眼呀。

她梦到了他——她的前夫贺儒风。那个唯一让她无法生气、唯一得到过她的心、让她想依偎终生的男子。

想想还真恐怖：七年多未通音讯，这么长久的时间下来，她竟然对他的影像记得一清二楚。

会做好样的梦，证明她根本忘不了他，尽管她一直认为她可以。那么多年了，他早该找到他生命中真正的解语花了吧？一个匹配得了他、可以携手共度一生的女人。

十九岁那年她休学嫁他，二十一岁正式离婚。那两年多的婚姻生活中，她带给他的灾难比快乐多。在爱与不爱之外，婚姻生活里还有更多的差异点需要协调。

而，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，那么温柔的以着宽广的胸包容她的种种，从不勉强她什么。她的离经叛道与烈火性情在他的书香世家中显得格格不入，教他家人无所适从。

婚后她在无聊中兴起了事业心，去找了一

